

「凿枘工巧」

中国古卧具

The Art of Classical Chinese Beds



文物出版社

床榻里里外外之器具

善居上海主人 柯惕思

床榻，若以精品的角度来审视，似乎都具备个体艺术和技术的特性，且富含华夏家具发展极致的造詣。但退一步来看，以扩大一点的角度综观之，床类是最大件的家具。就使用时间来看，从出生，结婚到去世都离不开床；怪不得《鲁班经》中，只对这一门家具做有关风水尺寸的说明。它，大型，重要，又核心；然而，在日常生活中，床并非一件独立存在的家具。大型床榻的周围常有不少的配备用具。为了进一步一览床榻的丰富文化，一些床榻里外常用的物品介绍如下：

凭几

为了坐卧舒适，不论是席地或者在床榻上，古人使用一些便于支撑、倚靠的配备用具，包括隐几、凭几、曲几、靠几等等。『凭』古同『冯』，又有『冯几』之名，都有依靠的意思。《书·顾命》：『皇后冯玉几，道扬末命……』。又《庄子》：『隐几而坐，仰天而嘘。』九连墩楚墓出土一件战国时期双螭龙型的冯几，有着自然的曲形，高雅的艺术境界，和便于携带的轻盈体量。杜甫《白露》中也表达此物的应用用：『凭几看鱼乐，回鞭急鸟栖。』

隋代出土的凭几样式则有三根纵向短腿连到一横向弧形面板。绘画中常见这类凭几置于尊者身前的正式用途（图一）。随意一点，也能放在侧面扶手枕臂歪坐，若放在身后则可当靠背圈扶手用（圈椅的前身）。明晚期，高濂《遵生八笺》

观察到：『此式知者甚少，庙中三清圣像，环身有若围带，即此几也，似得古制。』

宋元绘画中，在榻上能见到带翘头的条形凭几（图二、十四），除了倚靠的功能外，这样式也能用来读书和焚香。明晚期高濂在《遵生八笺·靠几》中解释：『以水磨为之，高六寸，长二尺，阔一尺有多。置之榻上，侧坐靠衬，或置薰炉、香盒、书卷，最便。三物吴中之式雅甚，又且适中。』

关于隐几、曲几式，《遵生八笺·隐几》的描述：『以怪树天生屈曲。若环带之半者，为之。有横生三丫作足为奇，否则装足作几，置之榻上，倚手顿颡可卧。』在同时曾鲸的《泖然像》中也能看到这样式（图三）。文震亨在《长物志·曲几》中也重申了高濂的话，还又加了一句：『又见图画中有古人架足而卧者，制亦奇古。』文先生可能看过元代刘贯道的《梦蝶图》，其中古人卧躺并架足在一件湘妃竹凭几上（图四）。

宋李嵩《听院图》（图五）画中有人倚卧在靠背上。《遵生八笺·靠背》描述了靠背的制作：『以杂木为框，中穿细藤如镜架然，高可二尺，阔一尺八寸，下作机局，以准高低。置之榻上，坐起靠背，偃仰适情，甚可人意。』这样式常见于春宫图中。

由此看出，凭几等靠具对白日起居床榻的重要性。

床帐

从某个角度来说，无床帐的架子床就是一件裸体的骨架床。床帐能保暖、透风、防蚊、保护隐私。跟衣服一样，每季有适合者。冬月时，按《长物志》『以茧紬或紫花厚布为之』，或按《遵生八笺》：『以白厚布，或厚绢为之』；夏月依《长物志》：『以蕉布为之……吴中青纒纱及花手巾制帐亦可』，或依《遵生八笺》通凉风的无漏帐『以青芷为之，吴中纒纱甚妙』。文震亨又分男女的床帐风格：男的素色，女的秀华，『锦帐，帕帐具闺阁中物』。此外，《金瓶梅》描写西门庆花六十两银子买了一张嵌螺钿床『挂着紫纱帐幔』；《红楼梦》则描写宝玉用的填漆床『悬着大红销金撒花帐子』。

床褥与簟被

夏月以软席面为用，透风凉快，床榻上则铺竹簟为适；冬月，上铺褥与被，『愈觉温暖』。《遵生八笺·蒲花褥》『九月采蒲略蒸，不然生虫，晒燥，取花如柳絮者，为卧褥或坐褥。皆用粗布作囊盛之，装满，以杖鞭击令匀，厚五六寸许，外以褥面套，囊虚软温燠，他物无比。春时后，去褥面出囊，炕燥收起，岁岁可用。』《长物志·褥》还多了一个『榻榻米』的样式：『京师有折叠卧褥，形如围屏，展之盈丈，收之仅二尺许，厚三四寸，以锦为之，中实以灯心（草），最雅。其椅榻等褥，皆用古锦为之。』

高濂说：『床须厚软，脚令稍高，衾被适寒温，冬令稍暖尤佳。』无取暖设备的传统家庭生活一定对铺被有考究的概念。《遵生八笺·芦花被》：『深秋采芦花装入布被中，以玉色

或蓝花布为之。仍以蝴蝶画被覆盖，当与庄生同梦。且八九月初寒覆之，不甚伤暖。北方无用，不过取其轻耳。』《长物志·被》：『以五色毯（普罗）为之，亦出西蕃，阔仅尺许，与琐哈刺相类，但不紧厚，次用山东茧紬，最耐久，其落花流水，紫，白等锦，皆以美观，不甚雅，以真紫花布为大被，严寒用之，有画百蝶于上，称为蝶梦者，亦俗。古人用芦花为被，今却无此制。』明《三才图绘》中的『褥被』图解跟文震亨的『落花流水』的锦纹息息相关（图十三）。

脚踏

床榻前经常置一张脚踏（参考图二、六、八、十、十四），有的长，有的短。高濂说：『以便上床安履。』脚踏起于（冷）地，又与尘世（地）相隔。坐时，用来踏脚之外，在盘坐或躺卧时，还能放鞋子，童子也能当小凳子用。

床榻外之气氛

除了上述的摆设物品，床榻周围的布置还包含古琴、屏风、香几、小凳等等。『养正』的居家人士也特别用心他们的环境气氛（图十四），所以，文震亨推崇『清雅素』之卧室气氛：『榻前仅置一小几，不设一物，小方机二，小橱一，以置香药玩器。室中清洁雅素。』关于室内的情调与摆设，文震亨又认为：『繁简不同，寒暑各异，高堂广榭，曲房奥室，各有所宜』。又『须安设得所方如图画』，即必须按照古人绘画中的审美来研究并且设计室内摆设。从古画与古籍中，我们都能深入床榻的文化，进而更能欣赏那些数百年来保存良好并备受主人赏爱的古董卧具精品。

枕头与床垫

枕头与床垫都是床榻上的常用附件。样式与做法也有诸多变化。在元刘贯道《梦蝶图》中，能看到一件折叠枕头（图四）。而大部分明清绘画里床榻上的枕头都是一种长方形的样子，能用来卧躺，也能倚靠（图六、十二）；有的覆以枕席，有的覆以锦布。明代高濂描述过一菊花枕头：『以甘菊作囊盛之，置皮枕、凉枕之上，覆以枕席，睡者妙甚。』文震亨在《长物志·枕》中，也推荐一『品』字形的『书枕』：『用纸三大卷，状如碗，品字相叠，束缚成枕』，这样式已罕见。

关于床垫，高濂描述榻上宜置『布作扶手协坐靠墩』，明清画作中经常描写这类墩形垫子，适合白日起居使用。高濂《遵生八笺·隐囊》也进一步说道：『榻上置二墩，以布青白斗花为之，高一尺许，内以棉花装实，缝完，旁系二带，以作提手。榻上睡起，以两肘倚墩小坐，似觉安逸，古之制也。』

炕几

炕几即矮几、小几也，用于床榻、炕上和地上席簟或地毯上。其实，床榻座面就是古代席地而坐的升高模式。因此，有些高古样式的矮几传承下来，成为上下之文物品而已。明晚期高濂《遵生八笺》中建议：『床头小几一，上置古铜花尊，或哥窑定瓶一。花时则插花盈瓶，以集香气；闲时置蒲石于上，收朝露以清目。或置鼎炉一，用烧印篆清香。冬置暖砚炉一。』元代刘贯道《消夏图》（图七）画中有榻上的四方

小几，几上有画册与文具。元代刘贯道《消夏图》（图七）中，榻上有四方小几，几上有画册与文具。这情境使人想起文震亨《长物志》的话：『古人制几榻，虽长短广狭不齐，置之斋室，必古雅可爱，又坐卧依凭，无不便适。』明《金瓶梅》有许多炕上与床上的『炕桌』的写照，譬如『止着薄紵短襦上床，安放炕桌果酌饮酒』与『他主子正在床上放炕桌儿穿珠花儿』；又《红楼梦》有『榻上设一个轻巧洋漆描金小几，几上放着茶碗、漱盂、洋巾之类，又有一个眼镜匣子』。这几个例证都表达床榻上的日常生活。

清代炕桌图案的证据比明代多。宫廷画的例证就有康熙坐于榻上，折叠式炕桌置于其前，桌面上有八宝瓶。福康安坐罗汉床上，炕桌的一侧，书与花瓶置于其上（图八）。还有慈禧太后坐于竹榻上，炕桌的一侧，书与茶杯在其上（图九）。

遊戲（双陆，围棋）

弈棋是白日床榻上的遊戲，也是从古代席地而坐的文化中传承『升起』（图十），男女都玩。周文矩《重屏会棋图》中，有雅集会图，榻前有两位文人下棋竞赛，榻后有两位旁观者。榻上还有另外一种游戏，投箭瓶。唐代壁画描绘了贵族妇女坐在榻上下棋。一千年后，清·焦秉贞的《仕女图》册中也能见到清宫仕女在榻上炕几下棋的类似写照（图十一）。

图十 元 陈元靓《事林广记》



图五 宋 李嵩《听阮图》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图十一 清 焦秉贞《仕女图》
故宫博物院藏



图六 元 《竹榻小憩图》
纽约大都会博物馆藏



图一 明 吴伟《词林雅集图卷》
上海博物馆藏



图十二 清 《燕寝怡情图》
美国波士顿美术馆藏



图七 元 刘贯道《消暑图》
美国纳尔逊·艾特金斯艺术博物馆藏



图二 元人《四孝图》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图十三 明 王圻《三才图绘》



图八 清 《福康安像》



图三 明 曾鲸《沛然像》
上海博物馆藏



图十四 清 冷枚《养正图》
故宫博物院藏



图九 清 《慈禧太后像》



图四 元 刘贯道《梦蝶图》
私人收藏

